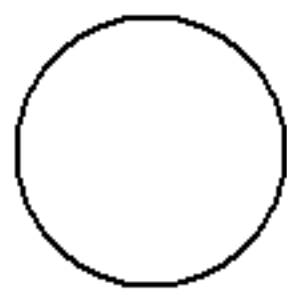


红旗

HONGQI



14

一九六四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十四期 ★

目 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 (1)

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致中共中央的信 (11)

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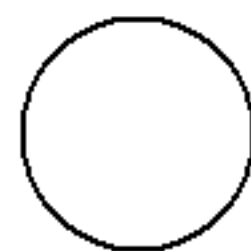
(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 彭 真 (18)

越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十年 朱其文 (25)

社论：培养接班人是革命事业的千年万年大计 (34)

读者与作者：农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40)

☆ 七月三十一日出版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的来信。这封信，是在六月二十日才交给我们的。在此以前，这封信的内容已经在西方资产阶级报刊上透露了。

你们的来信，对我们五月七日信件中的合理建议加以歪曲和拒绝，对许多兄弟党要求团结、反对分裂的意见置若罔闻。你们在来信中，为兄弟党国际会议规定了修正主义的政治纲领和分裂主义的组织路线。这就暴露了你们已经下定决心，要蛮横地、片面地、非法地筹备和召开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会议。

(一)

在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主张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通过协商达成一致的协议，召开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会，坚决反对召开分裂会议。我们过去和现在始终坚持这种立场。你们在来信中说我们“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这完全是用谎言代替事实。

事实是怎样的呢？

早在一九六二年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不久以后，中国共产党就积极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越南劳动党和新西兰共产党的倡议，主张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来消除被你们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的分歧。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给你们来信中表示“衷心支持召开兄弟党会议的主张”，并且指出，要使会议取得成就，“有赖于事先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有赖于进行许多准备工作”。你们是忘记了这两句话，或者是没有看懂这两句话吧。如果



是忘記，这就表現你們的記憶力是何等低下；如果是沒有看懂，这就表現你們的理解力又是十分的不行。我們不是明明写着，要使會議取得成就，“有賴于事先克服許多困難和障礙，有賴于進行許多准备工作”嗎？

我們採取這樣的立場，是為了消除分歧，加強團結，共同對敵。而你們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信中，拒絕了關於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的倡議。接着，你們就採取了一系列進一步惡化中蘇兩黨、兩國關係的步驟，並且在一九六二年冬先後舉行的歐洲五個兄弟黨代表大會上，掀起了一个反對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兄弟黨的新的逆流。

儘管如此，中共中央仍然派代表團在一九六三年七月到莫斯科，舉行中蘇兩黨會談。我們原來希望這次會談能夠取得積極成果，從而有利於準備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而你們對於中蘇兩黨會談毫無誠意，並且在會談期間，發表了蘇共中央給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的公開信，擴大和加深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歧，進一步堵塞了召開國際會議的道路。

一九六四年春，為了克服你們設置的重重障礙，爭取召開一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團結大會，我們又一次做了重大的努力。由於你們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給我們的信中只是空喚團結，而沒有就召開國際會議提出任何具體措施，所以我們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給你們的信中提出了關於籌備和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的四項建議。這四項建議是：“（一）停止公開論戰，必須經過中蘇兩黨和其他有關兄弟黨，進行各種雙邊的和多邊的會談，通過協商，找出一個能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辦法，達成共同的協議。（二）中國共產黨一貫主張並且積極支持召開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在舉行這次會議之前，應當做好准备工作，克服困難和障礙。我們願意同其他兄弟黨一起，盡一切努力，使這個會議成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原則的基礎上團結的大會。（三）中蘇兩黨繼續舉行會談，是开好兄弟黨會議的必要準備步驟。我們提議，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到二十五日在北京繼續舉行中蘇兩黨會談。（四）我們提議，在中蘇會談之後，舉行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中國、朝鮮、古巴、蒙古、波蘭、羅馬尼亞、蘇聯、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印度尼西亞、日本、意大利、法國十七個國家的兄弟黨代表會議，以便為各國兄弟黨代表會議作進一步的準備。”

你們在最近幾個月里，干了些什麼呢？

你們在今年二月十二日，背着我們向兄弟黨發出一封反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件，策劃對我們採取“集體措施”。我們過去多次請求你們把這封信送給我們，你們至今不給，還欠着我們的賬。

你們在今年二月十四日蘇共中央全會上作了反華報告，通過反華決議，叫嚷要“公開地、堅決地反擊中共領導的不正確觀點和危險行動”。



你們在今年四月三日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文件，接着就发动了新的反华运动。仅仅四月份，据不完全的统计，你們的中央一级和加盟共和国一级报刊就发表了一千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

你們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对兄弟党大肆施加压力，在兄弟党内部大搞颠覆活动和分裂活动，进一步同变节者、叛徒、托洛茨基分子、铁托集团和各式各样的反动派相勾结。例如，你們策划志贺、铃木等人的叛党事件，来打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日本共产党。你們积极联合印度尼西亚的反动势力，来打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你們积极准备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你們在今年三月七日給我們的信中，为匆匆忙忙地召开分裂会议，提出了一个紧迫的时间表，要在今年五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六、七月召开二十六个兄弟党筹备会议，秋天举行兄弟党国际会议。这就暴露了你們要加快公开分裂的步骤。

我們认真地、反复地考虑了你們的分裂活动所造成的严重局势，看穿了你們要开的是一个分裂会议，所以我們在今年五月七日給你們的信中指出，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兄弟党国际会议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也正是因为这样，我們在这封信中建议，中苏两党会谈以推迟到明年上半年，例如明年五月较为适宜；并且指出，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国际会议的准备工作也许需要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

总之，为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我們始终主张“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进行许多准备工作”，召开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会。过去，当你們没有就召开国际会议提出具体建议的时候，我們在今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中，提出准备召开国际会议的具体建议，为的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现在，当你們决心要开分裂会议的时候，我們在五月七日的信中，主张用更长的时间，克服更多的困难和障碍，“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也为了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我們始终反对匆匆忙忙地开会，反对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开来，因为这不利于加强团结，不利于共同对敌。

你們过去也说过，在进行许多准备工作之前，是不能够召开国际会议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说，如果仓促开会，“有导致分裂的危险”。现在，你們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用闪电战的方式筹备和召集国际会议，这是为什么呢？

你們大概认为，你們的所谓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人們从上述的事实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你們的所谓准备工作，不是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准备工作，而是扩大分歧、制造分裂的准备工作。你們不是为召开一个团结大会做准备，而是为召开一个分裂会议做准备。

很明显，你們的这种准备工作做得越多，你們为召开一次团结大会所设置的障碍也就越大，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了克服这种障碍而要做的准备工作也就越艰巨，需要的时间也就



越长，离开举行一个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大会的日期当然也就越远。

你們今年六月十五日的来信，主张匆匆忙忙地筹备和召开一个分裂会议，这同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要求召开一个团结大会的共同愿望，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二)

你們的来信表明，你們已經为国际会议准备好了一个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修正主义政治纲领。

你們在来信中说，你們在国际会议上准备“寻找走向团结而不是走向分离的途径”，集中力量来找出“共同的东西”，以便“制定共同的立场”。这些话完全是骗人的。

你們的来信狂妄地声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路线的象征”，表示要沿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方针“坚定地前进”。你們还用威胁的口吻说，谁要是不赞成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那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保守势力对现时代的创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那就是“浸透了个人迷信的思想”。这就是说，你們明目张胆地要把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完成的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强加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你們所说的要“根据国际局势已经发生的变动，补充和发展宣言和声明的思想，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新的问题”，就是要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路线，来代替宣言和声明的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

从你們多年以来一贯的主张和行动来看，你們来信中提出的准备强加于国际会议的主要观点，它们的修正主义实质是十分清楚的：

你們所说的“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结束自己的重要发展阶段，而在新社会的建設中接近新的里程碑”，这就是要搞什么“全民党”、“全民国家”，改变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敞开大门。

你們所说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改进合作和互助的形式”，“协调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这就是要兄弟国家服从你們的指挥棒，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变成你們的附属国，变成你們的殖民地。

你們所说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的“组织形式和方法出现了很多新东西”，这就是“议会道路”和“结构改革”论，就是“和平过渡”，就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

你們所说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正处在完成阶段”，这就是取消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

你們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片面地归结为“维护和平、和平共处”，这就是不要反



对帝国主义，不要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

你们用“以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狂人’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概念，偷换了一九六〇年声明规定的“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概念，这就是要联合被你们称为“明智派”的美国统治集团，同美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你们所说的什么“消除分歧”啊，什么寻找“共同的东西”啊，什么要“带着建设性的纲领来参加会议”啊，说来说去，无非是要强迫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接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那一套修正主义路线。

你们最喜欢拿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提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那段文字，当做自己的资本。但是，你们明明知道，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反对这段文字的。在两次兄弟党会议的过程中，你们再三请求，说是如果不写上这一段文字，你们的日子就十分不好过。为了照顾你们的困难，我们才作了妥协。在一九六〇年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曾经声明，这是最后一次照顾。现在，你们竟然把这段文字当作推行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护身符，当作打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棍棒。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为什么不服从就算犯了大罪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

必须指出，你们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根源。你们的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近几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反对，并且日益破产。要召开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就必须对你们的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彻底的批判。你们硬要把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强加于兄弟党国际会议，这只能表明你们决心召开一个公开分裂的会议。

(三)

你们在来信中提出的非法地筹备和召开国际会议的程序和步骤，是一整套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部署。

你们把一切都盘算好了：开什么样的会，什么人筹备，什么人参加，什么人召集，一切都是你们说了算。在你们看来，所有的兄弟党都不过是傀儡，只有听从你们发号施令的资格。你们的这一套，浸透了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气味。

第一，关于兄弟党国际会议的筹备会议。我们在今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中，曾经建议由十七个兄弟党的代表组成筹备会议，你们不同意。我们在五月七日的信中又表示，在原则上不反对扩大筹备会议的成员，但是首先应当考虑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你们这次来信仍然不考虑我们的合情合理的意见，硬要由二十六个党的代表组成筹备会议。



你們想必記得，成立一九六〇年莫斯科會議文件起草委員會，是一九六〇年布加勒斯特會談前夕，中共中央在給你們的信件中建議的；起草委員會的二十六个成員，是由各兄弟黨協商確定的。这二十六个兄弟黨，只是一九六〇年莫斯科會議起草委員會的成員，並沒有世襲權，並不是籌備各次國際會議的常設機構的成員，而且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常設機構。

我們在今年五月七日的信中已經說過，現在的情況同一九六〇年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二十六个國家中，有些國家已經出現了兩個黨，究竟由哪個黨參加，我們同你們之間是有分歧的，許多兄弟黨也有不同意見。

關於國際會議籌備會議的召開和參加的成員的問題，必須由兄弟黨通過協商取得一致的意見。否則，不論召開什麼樣的籌備會議，統統都是非法的。

第二，關於中蘇兩黨會談。中國共產黨和許多兄弟黨都認為，舉行中蘇兩黨會談，是召開國際會議的一個必要的準備步驟。你們過去也是這樣說的。直到今年三月七日，你們在來信中还說：“必須繼續蘇中兩黨代表雙邊會談，然後再籌備和召開所有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

現在，你們在來信中把中蘇兩黨會談和兄弟黨國際會議的籌備工作分割開來，對於我們在今年五月七日的信中提出的關於繼續舉行中蘇兩黨會談的具體建議避而不答，只是含糊其詞地說什麼中蘇兩黨會談“可由蘇共和中共隨時協商解決”。你們分明是把中蘇兩黨會談看作是可有可無，企圖撇開中蘇兩黨會談，在中蘇兩黨沒有通過協商取得一致意見的情況下，來籌備和召開國際會議。這不是決心要開分裂會議，又是什麼呢？

第三，關於兄弟黨國際會議的成員。你們的來信說，參加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會議並簽署文件的黨，都可以參加這次國際會議。這是什麼意思呢？大家知道，叛徒鐵托集團參加過一九五七年會議，簽署過《和平宣言》。你們顯然是要把一九六〇年兄弟黨會議一致譴責的鐵托集團拉進兄弟黨國際會議。這是我們堅決反對的。

你們的來信，還在國際會議的新成員問題上提出了一個荒謬絕倫的標準。按照這個標準，只有擁護你們的修正主義“總路線”的黨才可以參加，同修正主義宣布決裂而重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不准參加。老實告訴你們，這是絕對行不通的。如果要召開一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團結的兄弟黨國際會議，這些重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當然有權利參加，誰也沒有權利拒絕他們參加。如果你們要開一個修正主義者的分裂會議，你們要指望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同你們一道搞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陰謀，那是絕對辦不到的。

第四，關於兄弟黨國際會議的召集者。你們的來信說，蘇共負有召集國際會議的“特殊責任”，並且引證了一九五七年會議的決議和毛澤東同志的講話。但是，你們所引證的這個決議明明寫着：“委託蘇聯共產黨在和各兄弟黨協商的條件下負責召集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這就是說，必須同各兄弟黨協商，才能召集會議。毛澤東同志在提到由蘇共負責召集國際會



議的時候，正是以事先同各兄弟黨協商為前提的，絲毫也不意味着你們可以獨斷專行。我們還要指出，一九六〇年兄弟黨會議確立了兄弟黨協商一致的原則。因此，召集國際會議必須得到兄弟黨的一致同意，絕不能把一部分兄弟黨的意志強加于另一部分兄弟黨，硬要它們同意開會。如果你們胆敢破壞這個原則，不同所有的兄弟黨商量好，取得一致的協議，你們就根本沒有權利召集國際會議。

在上述有關籌備和召開國際會議的程序和步驟的所有問題上，世界各國兄弟黨，包括原有的、重建的和新成立的，都會有這樣的或那樣的意見，這些意見都應當受到充分的尊重和考慮。對於這些問題，各國兄弟黨必須根據平等協商的原則，通過雙邊的或者多邊的會議，達成一致的協議。如果你們以霸主自居，下令強行籌備和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那是完全非法的，那同樣的只能表明你們決心召開一個公開分裂的會議。

(四)

幾年來，在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中，世界各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力量普遍地、迅速地發展壯大起來。許多國家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修正主義者的分裂活動面前，挺身而出，在短短的時間里重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或小組，表現了共產主義戰士的偉大革命氣概和英勇的戰鬥精神，使這些國家的革命運動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局面。在這個鬥爭中，現代修正主義者日益暴露了自己的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面目，許多黨的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已經被革命人民拋到一邊。這一切，都同你們的願望相反，使你們感到焦慮不安，感到無限恐懼。

你們在來信中大肆攻擊我們什麼“加強派別活動和分裂活動，盡量使論戰尖銳化”，這只能表明你們被強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力量吓破了膽，已經到了神經錯亂、胡言亂語的地步。

目前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錫蘭和其他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出現的分裂，都是你們推行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路線、猖狂地進行顛覆活動和派別活動的結果。正是你們，揮舞指揮棒，硬把修正主義路線強加於一些兄弟黨，並且指使這些黨的修正主義領導者，橫蠻地排斥和迫害黨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甚至把他們開除出黨，造成了這些黨的分裂。既然這些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被剝奪了在黨內進行反對修正主義鬥爭的權利，那麼，他們就只能重建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來把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下去。你們越是堅持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路線，就越會有更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重建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同你們進行鬥爭。鬥爭的邏輯必然是這樣，也只能是這樣。

你們擺出一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高法官的架勢，說重建和新成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小組和政黨都“置身于共產主義運動之外，而且任何力量也不能把他們拉進共產主義運動的隊伍里來”。好像一切事物只要你們不承認、不批准，它們就在地球上不存在似的。這是一切



腐朽势力对待新生力量的哲学。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新生力量，都是在腐朽势力死也不肯承认的情况下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不承认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美帝国主义过去不承认苏维埃国家、现在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能够阻止它们的发展。你们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生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生力量照样在全世界存在和发展。你们越是恶毒地咒骂他们，就越是证明他们做得对，做得好。

同你们相反，我们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对于这些重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表示极大的钦佩。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不可推诿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责任。过去我们这样做，现在我们这样做，不管你们怎样咒骂，我们今后还要这样做，而且要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我们还必须警告你们，你们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兄弟党所进行的干涉和颠覆活动，是一定要彻底破产的。你们这种卑鄙的行动，只能暴露你们同反动派同流合污、破坏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丑恶面目。你们最近片面地公布了给日共中央的信件，悍然发动了对站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斗争前线的英勇的日本共产党的公开攻击。你们勾结美日反动派，支持日共叛徒志贺和铃木等人，颠覆日本共产党，破坏日本革命运动。我们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罪行。我们坚决支持日本共产党反对你们的干涉和颠覆活动的斗争。我们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反对你们的破坏活动的斗争。

说到公开论战，谁都知道，那是你们自己挑起来的。想当初，你们一心要搞公开论战，怎样劝你们，你们都不听，越劝你们不要搞，你们搞得越起劲。你们满以为，只要这样搞下去，就可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压倒，把他们从地球上灭掉。谁知事情的发展很快就走向你们愿望的反面。在这场大辩论中，你们的修正主义面目很快地、有些是彻底地暴露出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则是迅速地壮大了。这场大辩论，变成了清除修正主义渣滓的熔炉，预示着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新高涨的必将来临。现在你们怕也没有用了，扑也扑不灭了。火既然已经由你们放起来，公开论战的火焰已经燃遍了全世界，你们现在又想用纸把它包起来，这怎么能够办得到呢？

你们在来信中指責我們要“无止境地進行公開論戰”。我們可以告訴你們，我們對於你們去年七月十四日的公開信還沒有答復完，對於你們今年二月全會的反華報告和反華決議還沒有開始答復，對於你們一年來發表的三千多篇反華文章和材料保留答復的權利。只要你們堅持修正主義路線，不肯公開承認錯誤，我們就一定要把大論戰繼續進行下去。既然你們提出了一個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並且堅持要把它強加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那麼，我們，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一個嚴肅的黨，理所當然地要徹底揭露和批判你們的修正主義。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對於這樣重大的原則問題，不徹底弄清是非，兄弟黨還有什麼團結的基礎呢，又怎麼能夠开好兄弟黨國際會議呢？



你們的來信，又一次拒絕了我們提出的雙方在自己的報刊上發表對方論戰文章和材料的建議。看來，我們的建議使你們吓得發抖。你們辯解說，你們不發表我們的材料，是為了不破壞蘇聯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友好和兄弟情誼”。這真是奇怪的邏輯。你們發表了幾千篇文章和材料，惡毒地誣蔑和謾罵中國共產黨，極盡造謠惑眾之能事，難道不是破壞中蘇友誼嗎？你們咒罵我們是什麼“假馬克思主義”、“現代托洛茨基主義”、“赤裸裸的小資產階級烏托邦主義”、“直接反蘇主義”、“反共主義”、“好戰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大漢族主義”、“霸權主義”、“北京變節者”、“現代的革命工賊”、“假革命分子”、“現今右翼社會黨人的教父”、“同帝國主義反動勢力結成一伙”、“同不可救藥的殖民主義者結成一伙”，等等，你們這樣大罵特罵，難道是維護中蘇友誼嗎？顯然，你們拒絕我們的建議，不敢在你們的報刊上發表我們擺事實、講道理的文章和材料，是因為你們心里明白，廣大的蘇聯人民和蘇共黨員是珍惜中蘇友誼的，是能夠明辨是非的，一旦他們看到了我們的材料，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你們的日子就更加混不下去了。

你們在來信中，為了給自己壯膽，聲稱越往後越會證明你們是對的，我們是錯的。既然如此，你們又為什麼這樣沉不住氣呢？為什麼這樣聲嘶力竭地咒罵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生力量呢？為什麼這樣迫不及待地要求停止公開論戰呢？為什麼這樣匆匆忙忙地要開國際會議呢？你們讓時間來證明我們的路線是錯誤的豈不很好嗎？說穿了，時間並不在你們方面，你們對於自己的前途喪失了信心。形勢逼人，你們的來信，理不直，氣不壯，色厲內荏，胆小如鼠，正好反映了你們的這種心理狀態。但是，這又有什麼辦法呢？一切都是你們自己造成的。你們搬起了石頭打了自己的腳，這又能怪誰呢？

(五)

中國共產黨堅持主張召開經過充分準備的、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團結的兄弟黨國際會議，堅決反對你們開分裂會議。

中共中央莊嚴地聲明：我們決不參加你們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會議和它的籌備會議。

誰都能夠看到，現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分歧是這樣嚴重，爭論是這樣劇烈，如果急急忙忙地召開國際會議，只會開壞，不會开好。如果你們不顧我們的嚴正警告，拋棄協商一致的原則，一定要非法地、片面地召開國際會議，那只能有一個結果，就是公開分裂。

自從一九四三年共產國際解散，到一九五七年，一共有十四年。在這段時間里，一直沒有開過世界各國共產黨的國際會議。這並沒有妨礙國際共產主義事業的發展。相反的，在這十四年中，中國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東歐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一系列國家各種類型的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其他國家的革命事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經驗證明，對於各國共產黨來說，最重要的，是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本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



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綫，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斗争。凡是这样做了的，就能使本国人民革命事业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贡献。凡是不这样做的，就会使革命事业遭到挫折和失败。

一九五七年以来，各国共产党已经举行过两次国际会议。一九五七年的兄弟党会议，制订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但是你们在这次会议以后不久，就把宣言的革命原则抛在一边，大肆推行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綫，并且把它强加于兄弟党。在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上，我們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对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綫进行了严正的批判。但是你们仍然毫不悔改，又把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抛在一边，坚持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不断地扩大和加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召开一个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会呢？

所以我们說，“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兄弟党国际会议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过去十四年不开兄弟党国际大会，没有什么坏处，反而很好，为什么现在要这样急急忙忙地开会呢？

你们现在要召集分裂大会，不，应当說是分裂小会。因为全世界共产党人中，真正相信修正主义的人，就共产党人总数來說，不过是一小撮人，而且这些人肯定是要失败的。世界上的修正主义者們，十分不团结，意見不一致。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你们指挥棒轉圈子的人，有一些，但是越来越少了。所以，你们不经过协商，不取得兄弟党的同意，就要片面地、强制地召开的所謂大会，历史将证明，只是一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极其渺小的会议，就像当年第二国际为了反对列宁主义所召开的一些所謂大会一样。

你们既然下定了决心，大概就得开会吧。如果不开，說了話不算数，岂不貽笑千古嗎？这叫做騎虎难下，实逼处此，欲罢不能，自己設了陷阱，自己滾下去，落得个一命嗚呼。不开吧，人們会說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个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絕境，再无回旋的余地。这就是你们修正主义者在现在这个历史关节上自己造成的絕大危机。你们还不感觉到嗎？我們坚信，你们的所謂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

亲爱的同志們：我們願意再一次誠懇地劝告你们，还是悬崖勒馬的好，不要爱惜那种虛伪的无用的所謂“面子”。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走絕路，那就請便吧！那时我們只好說：“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归来”。

致兄弟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 六月十五日致中共中央的信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你们五月七日的信，信中包含着对我们今年三月七日的信的答复。你们在信中不仅拒绝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提出的旨在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的一切建议，而且实际上拒绝同各国党的代表会晤，拒绝进行谈判，拒绝同他们一起讨论全世界共产党人都感到不安的共同问题。中共中央从来还没有这样公然地表示藐视各国兄弟党的意见，不愿意听取它们的呼声，不愿意参与共同寻求克服分歧的途径。你们来信的全部内容及其粗暴的语调说明，同中共中央多次表白的不允许分裂和坚持团结的愿望相反，你们不想克服分歧，实际上是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你们甚至不想掩饰：你们的目的是使自己能放手进行派别分裂活动。对于我们运动中出现的困难感到焦虑的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只能这样来评价你们的信。

苏共中央在向你们发出三月七日的信时是从这样一点出发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局面，要求进行集体研究、共同确定克服困难的适宜途径，达到所有兄弟党的团结。为此目的，我们曾建议尽快举行苏中两党代表团的会谈，召开二十六国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并同兄弟党协商在今年就举行国际会议。我们曾经认为，停止公开论战，放弃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的，已经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不小损失的任何破坏活动和分裂活动，是顺利实现这些措施的必要条件。我们考虑到了坚决主张苏共和中共代表举行会谈和召开共产党国际集会的大多数兄弟党的愿望，这种国际集会能够在同志般的气氛中，在共产党人的兄弟般的家庭中，共同讨论已经出现的问题，消除由中共领导的分裂活动所引起的分歧。

苏共中央在三月七日的信中提出的建议，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得到了积极的支持。到目前为止，压倒多数的兄弟党都已表示支持立即召开会议。某些党原则上赞成召开会议，同时由于考虑到你们抗拒召开会议，他们在召开会议的具体时间上有保留。但是，除了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外，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个党的领导反对采取旨在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集体措施的必要性。

中共中央在五月七日的信中建议把会议推迟“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而且声称，“甚至不开比开好”。你们又把中共中央还在不久前建议在十月举行的双边会谈向后拖延很久，而在表示同意举行会谈时提出了各种保留，这些保留使人怀疑中国方面对于双边会谈究竟有没有兴趣。

因此，我们确认：中共中央放弃了自己的建议。中共领导人长期以来把自己形容成是尽快召开会议的倡议者，把事情说成似乎是苏共对此进行抗拒。当一九六二年冬，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新西兰共产党提出召开会议的倡议时，你们支持了他们的建议。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你们写道，召开会议“对于克服兄弟党之间目前存在的分歧，是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的”。一九六二年底，你们代表团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公开证实了中共中央的这种立场。后来，你们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和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致苏共中央的信中主张召开会议。最后，你们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中又在白纸上写了这样的黑字：“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但是，只要苏共中央和其他兄弟党具体地提出会议问题，你们就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中共中央立场



的极端矛盾和不合乎逻辑，是每个人都能一眼看穿的。不久前，你们还热烈主张召开会议，甚至以你们第一个支持了召开会议的建議而自豪，你们认为开会是有益处的。现在，中共领导人讲的完全是另外一套了。原来，他们认为，会议是不适时的，甚至会使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各种各样的灾难。看来，这种摇摆只能用下述一点来解释：无论是过去，或者是现在，你们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要召开会议，因为你们不能指望共产党人的国际集会支持你们的政治思想綱領。理所当然地产生这样一种看法：维护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問題很少使中共中央感到不安，中共中央把会议問題变成了不体面的政治把戏的对象以便制造更多的困难。

虽然你们百般显示自己对其他党的意見毫不理睬，并且声称，你们不怕它们的“坚决回击”，但是事实上你们是怕参加共产党的国际会议，力图迴避誠实而直率的談話，避免把自己的錯誤綱領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綫进行对比。

你们提出的反对召开会议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你们断言，国际会议以及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议，只会“吵架一場，无結果而散”，“公开分裂，各走各的路”。

只有自己决心把事情引向分裂的人才会这样提出問題，才会事先預言会议将导致分裂。的确，如果在会议上执行加深分歧的路綫，如果认为会议的目的是对誰进行譴責，給他带上污辱性的帽子，进行不負責任的指責，那么，可以取得的不是加强团结，而是进一步分离。

但是，苏共以及那些在分歧的一切阶段上都始終主张举行新的国际会议的兄弟党，坚决拒絕这种路綫，拒绝对待会议的这种态度。对于我们來說，会议問題是同维护和加强我們运动的团结問題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我們的出发点是，在共产主义运动所遇到的分歧面前，首先必須集中力量来找出那些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来寻找克服已經产生的困难的途徑。各兄弟党沒有比在国际集会上集体交換意見更好的办法来克服分歧和制定共同的立場，这种国际集会使每个党都能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能够积极参加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統一的路綫。

共产主义运动中熾烈燃起的給它带来了不少損失的分歧和爭論，毫无例外地涉及到所有党的利益，因此每个党都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对討論和解决各項迫切問題，对加强团结的共同事业作出自己的貢獻。正是会议將給每个党提供可能来听取各方面的意見，坦率而实事求是地陈述自己的观点，以便使自己的观点在以后制定共同路綫和共同決議时能够得到考虑。

至于苏共，那么，它在提議召开会议时是想完全按照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确立的原則，在会议上执行团结的、使我們运动中的局势正常化和認真討論爭論問題的路綫，这种討論不会促使分歧加深，而会加强在原則基础上的团结。我們深信，在这方面不存在不可克服的客观障碍。需要的只是国际会议的所有参加者都表现出哪怕是最起碼的誠意，准备善意地傾听和理解他人的意見，寻找走向团结而不是走向分离的途徑。如果所有党的代表对于克服困难都表现出兴趣，如果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像苏共和其他党认为必要的那样，带着同所有其他参加者一起寻求互相了解的願望，带着建設性的綱領来参加会议，那么，会议就会成为走向加强团结的轉折点。

苏共中央完全清楚地知道，中共中央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是非常严重的，且已走得很远。在公开論战过程中，各党之間积累了不少淤积的、臆造出来的、妨碍互相了解的东西。在现时代的重大問題和世界共产主义的重大政策問題上出現了一系列原則性的分歧，并且达到了非常尖銳的程度。因此，不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怎样力求在所有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可能在会议过程中不会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但是，苏共中央相信，即使会议的結局如此，这也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所固执地預言的那种分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們也认为在会议上有可能就下述問題达成協議：各国共产党承担义务考虑会议的所有参加者、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意見，在发现立場和利益相同的那些領域里善意地进行合作，今后不采取任何会使困难加深和只会使階級敌人高兴的行动。試問，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会议就必将导致分裂呢，抑或会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恶化呢？

我們认为，我們建議的、完全符合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准則和原則的这个会议的工作程序，是完全现实



的。問題仅仅在于要在实际上表现出对于团结的最起码的关怀，表现出耐心和善意，这些都是共产主义运动有权期待于它的每支队伍的。如果所有兄弟党及其领导人都对我们运动的命运负有历史责任感，都了解局势的严重性和分裂的可能后果，那么，对于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

苏共中央坚持举行新的国际会议的想法，其出发点是：举行这个会议之所以必要，不只是由克服分歧（不管这一任务本身是多么重要）的利益所决定的。共产党人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争取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的斗争中所肩负的责任。

最后一次国际会议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四年了。在这些年里，世界上发生了不少重大变化，需要加以研究、总结和做出结论。在过去这几年来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取得了巨大成就，它的经济实力增长了，它对世界发展的政治和思想影响加强了。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结束自己的重要发展阶段，而在新社会的建设中接近新的里程碑。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任务，日益迫切地要求改进合作和互助的形式，交流经验，协调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

在国际局势中更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方针：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的并得到人类绝大多数支持的维护和平、和平共处的方针；另一种是以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狂人”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派所执行的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加紧战争威胁的方针。过去的几年表明，共产党关于防止战争、孤立和粉碎反对和平的力量的可能性的结论是多么正确。

最近时期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了，使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分崩离析的社会和政治矛盾增长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为自己直接的和最终的利益而斗争的组织形式和方法出现了很多新东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正处在完成阶段。近年来，解放了的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不可遏止的向往以及他们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意图，是特别明显了。

在革命运动面前，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战士面前，展现了新的巨大的可能性，而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可能性，使之有利于工人阶级，有利于各国人民。

我们深信，会议恰好是一个合适的地方，在那里可以集体地分析新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现象和过程，协调评价和立场，根据这些评价和立场丰富共同的政治路线并使之具体化。可以满意地指出，生活完全证明了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文件中确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并给兄弟党带来了新的成就。同时，这种必要性已成熟了，即聚集在一起，对所走过的阶段做出总结，交换经验，把摆在世界共产主义面前的所有问题研究一遍，并根据国际局势已经发生的变动，补充和发展宣言和声明的思想，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新的问题。

从所有这些任务的角度来看，中共中央把召开新的国际会议推迟很长时间的建议，尤其是不能接受的。一切情况都说明，会议仍然是必要的，不能把会议的召开长期拖延下去。

按照苏共中央的意见，最主要的是，不管新的国际会议的具体日期如何，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今天就要对作为会议宗旨的事业——对巩固全世界共产党人队伍的团结，加强努力达到共同目标的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目前重要的是，所有兄弟党都要更加积极地为这些目标而奋斗。每个兄弟党都面临着一些刻不容缓的任务：深刻地研究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局势，建设性地参加讨论和寻求克服困难的途径，在自己的所有日常行动中都从巩固我们队伍的国际团结的利益出发。这就是证明自己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要求，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整个精神的切实可行的方式。同时这也是召开和顺利举行共产党的国际集会的最好途径。我们坚决反对把召开会议的时间问题变成新的争论的借口，变成解决摆在共产主义运动面前主要任务的道路上的障碍。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像中共中央所建议的那样，把会议推迟“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

这就是我们对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在最近几次交换的信件中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新的国际会议的目的和前景问题的立场。

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还涉及到一系列同举行国际会议有联系或者同它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问题。例



如，关于召集会议的程序问题就是属于这一类的。

中共中央断言，在现在情况下，因为没有共产国际那样的常设机构，谁也无权召集国际会议。如果从共产主义运动赖以建立的民主原则出发，那么，就不能不承认，任何一个党或一些党都可以提出开会的倡议。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各个队伍的义务是：细心研究和支特这一倡议，如果它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有益处的话。至于苏共，大家知道，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它以特殊的责任。一九五七年会通过的决议称：“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这项决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下一致通过的。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会议上声明：“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

我们列举这些有利于恢复真相的事实，为的是不使倡议召开会议的问题变为争论的新课题，变为拖延业已成熟的兄弟党代表国际会议的口实。

中共中央为了在通向会议的道路上一个接着一个地设置越来越多的障碍，写道：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我党过去和现在始终认为，为了使会议取得成就，必须进行细致的准备。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我们才不断地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和放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进行派别活动的方法。

从一切情况看出，中共中央所说的“准备工作”，是指某种完全相反的东西：这就是加强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尽量使论战尖锐化。如果坦率地讲，那么，中国领导推迟召集会议的真正原因实质上就在于此。在斗争越来越尖锐的情况下，从各种情况来看，中国领导打算拼凑一个顺从北京的党和小组的集团。现在你们公开力争邀请你们在各国招募的同谋者参加会议，这个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既然中共中央现在把参加会议的成员问题也变成了分歧的课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的态度。我们认为，参加过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会会议并签署了会议文件的那些党都可以参加会议。这样做之所以更为正确，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涉及到对宣言和声明的解释。当然，只有那些起草并签署了这些文件的党的集会，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只有会议本身才有权作出邀请新的参加者的决定。在最后一次国际会议以来的年代里，在某几个国家里（特别是在非洲）出现了一些党，它们承认反映在宣言和声明中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它们在实践中执行这条总路线，它们是本国工人运动的公认的代表。自然，这样的党有权指望被邀请参加新的国际会议。

当中共中央提出邀请新的成员参加会议的问题时，它所关心的决不是这些党，而是指那些由它自己建立的、响亮地称之为“党”的反党派别小组。但是，第一，这些小组并不代表本国的工人运动，而是从国外人为地扶植起来的。澳大利亚、巴西、比利时、锡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党小组的出现，恰恰是在中共中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展开派别活动的时候，这一事实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巧合。第二，这些小组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遵循宣言和声明中规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相反，它们所宣扬的观点完全暴露了它们是这个路线的反对者。第三，这些小组是由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开除的、同这些党的合法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及其久经考验而有威望的领导人进行斗争的、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反党分子组成的。对于说明它们的政治面貌和成员，有意义的是，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各种叛徒和变节者参加了这些小组。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这样一些支持中国领导路线的人决不会给中国领导增加光彩。不论你们如何努力把这些人描绘成“真正的革命者”，他们仍然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外，而且任何力量也不能把他们拉进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里来。

苏共中央对于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中包含的污辱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这些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企图不能置若罔闻。我们坚决拒绝这种不体面的手法：一个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求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要求有权对整个整个的党及其领导人作出判决，有权随心所欲地解决那些只有各该国工人阶级才能做出判断的问题。

如果你们今后继续进行这样的会议“准备工作”，也就是说，力图继续展开派别活动，那么你们只能以



此再一次证实现在已有的看法：中共领导在把事情直接引向分裂。

中共中央打算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论战尖锐化的企图，早已昭然若揭了。它所发动的宣传运动已经超出了思想论战的一切范围，变成了反对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公开的政治斗争。这个宣传运动同弄清真相、同探讨我们运动的理论和政策的各种迫切问题，毫无共同之处。你们的言论的全部内容、方法和腔调表明，你们有意地想进一步扩大争论问题的范围，歪曲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真正立场，诋毁它们的领导，唆使群众反对这些党的领导。谁不了解，这不是论战，而是加剧分歧和燃起仇恨。这个宣传运动在动摇着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友谊，在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队伍中散布混乱和不信任，损害世界社会主义的声誉。从而，中共首脑们在为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助长声势，而这个集团，如所周知，正在热心帮助散发中国的宣传材料。

我们对会议的准备有另一种理解。苏共中央从来主张运用一九六〇年声明所规定的同志式交换意见的方法，在准备过程中创造性地讨论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或那些迫切问题，就我们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进行辩论，是正常的和有益的事情。这样的辩论有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助于把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同生活的要求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有助于拟定共同的立场，作为对会见和会议的准备。可是，中共中央发动的敌视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运动，丝毫都不能为这些目的服务。

你们威胁说，你们要答复似乎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以及“几十个兄弟党的大量决议、声明和文章”。换句话说，你们准备无止境地进行公开论战。看来，这正是你们的目的之一。你们开始了论战，迫使兄弟党对你们的不正确的观点给予反击，而如今，你们想在“答辩”的幌子下越来越扩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斗争。

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中提出的两党订立一个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对方材料的协定的建议，再好不过地揭露了你们的计划。这个建议是旨在进一步加剧论战的。

对此，我们愿意指出，在还可以指望辩论不超出对理论和政策问题进行原则性讨论的范围时，我们在自己的报纸上转载过某些中国材料。但是，当事情已经清楚，问题不是原则性的辩论，而是敌意宣传时，我们必须用另一种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共产党，任何时候都没有承担转载、散布和宣传同社会主义事业背道而驰的诽谤性材料的责任。无论这类材料从谁那里来，它们只会帮助帝国主义反动集团进行反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斗争。

转载那些把我党我国硬说成“同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文章，不会有别的结果，只会破坏我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兄弟情谊，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他们的领导人的当前行动当然是不能负责的。苏联报刊一篇接一篇地刊载这样的文章，就不得不回答其中每一篇文章。这样，同中国领导的论战就会成为我国全部思想生活的基本内容。而这就意味着转移党和人民对主要任务——共产主义建设、反帝斗争、援助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的注意。显然，我们党是不会这样干的。

应该再一次确认，你们的全部意图是旨在进一步加剧论战，加紧派别活动，拒绝对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问题进行集体讨论的方法。中共中央在使世界共产党人不安的所有问题上，都采取了违背我们运动的共同利益、违背加强我们运动各个队伍的团结的利益的立场。

从这方面看来，说中共中央“一贯的立场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说它“坚持不懈地为消除分歧而努力”的话，是完全违反事实的。在当前条件下为团结而斗争，这比任何时候都要求实际的建设性的行动。但是，你们的行动的目的，却是竭尽全力和使用一切手段妨碍消除分歧，并使局势尖锐化。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整个信件所贯穿的消极态度，根本不願意迎合兄弟党的倡议，只能有一种解释：中国领导人不願意考虑压倒多数的共产党的意见和利益，进行反对它们的激烈斗争，存心使共产主义运动分裂。

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成员都清楚，中共中央把国际会议推迟到遥远的期限，是指望在这个时期里增加自己的支持者的数目，把他们变为自己政策的顺从工具，企图以此为自己在将来的会议上造成有利的条件。为



了预言这种打算的彻底破产,无须成为预言家。我们毫不怀疑,越往后,生活将越加证明中共领导人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思想纲领和策略路线是站不住脚的。中国领导所追求的不体面的目的将日益暴露出来,那些暂时被它迷惑的人们将会睁开眼睛。当然,中共中央的分裂活动会给并且已经在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损害,特别是给那些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复杂条件下为工人阶级事业、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而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带来了损害。但是,工人阶级斗争每前进一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每取得一个新的成就,都会打击中国领导的错误的、脱离现实的方针,都会证明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方针的正确性和生命力。

中共中央在自己的信中涉及到一些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思想分歧的问题。我们党已不止一次地阐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因此,我们不认为有必要再在这封信里谈论这些问题,何况你们的攻击没有任何新东西。你们早就靠粗野的谩骂和扣帽子过日子了,并以此来代替对那些中共中央持有特殊意见的问题的善意讨论。苏共中央坚决摒弃你们的不负责任的断言,认为它是明显的诽谤,如说什么苏共“一心一意要联合美帝国主义”,“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策划一个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阴谋”。这些说法只能使它们的作者的威信扫地,只能使那些竟然如此恶毒攻击担负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重担的第一个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威信扫地。指望谁来相信这些妄诞的谣言呢?难道你们当真指望找到相信这种诽谤的头脑简单的人吗?你们这些断言的真正意义在于,你们想迷惑中国人民群众,唆使他们反对苏联人民——中国工人和农民的朋友与兄弟。这一切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反动派,它连在梦中都在想怎样才能拆散社会主义各国人民,怎样在他们之间散布仇恨,使他们彼此发生冲突。

你们力图用这种手法来模糊你们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今的政治路线之间确实存在的分歧的真正实质。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已明白,中国领导人已经同共产主义运动在诸如战争与和平、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和发展途径、同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做斗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法这样一些根本的非常重大的问题上分道扬镳了。

你们到处宣扬,你们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思想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同志们,你们以此为荣是白费的;要知道,这最能暴露你们是今天站在早已被生活和整个世界解放运动的实践所摒弃了的落后立场上的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承认,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开辟了你们运动发展中的新阶段,这一点也载入了宣言和声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成了列宁主义的创造精神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路线的象征,成了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向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准则转变的象征。

正是这一转变为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和影响的增长,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转入对反动势力和战争势力的新进攻,奠定了前提。对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宣言和声明的原理和方针的猛烈攻击,这正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保守势力对现代时代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

看来,你们甚至没有觉察到,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本身是如何浸透了个人迷信的思想。你们对兄弟党的意志示威性的藐视态度,你们回避集体讨论已产生的问题的毫不掩饰的意图,你们用各种各样的政治诽谤、最离奇的指责来进行论战的方法,对共同斗争的同志采取不容忍和凶狠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打上了个人迷信的实践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中共中央企图用对所有共产党人来说都是神圣的、革命和反帝的旗帜来掩饰自己对共产主义运动共同路线的背离。但是,中共领导的实际行动,它旨在隔离当代革命力量的全部活动,都表明了这种“革命性”的真正价值。例如,最近已特别明显,中共领导人把什么样的意思塞进了所谓“中间地带”这一臭名远扬的理论。与中国一起列入中间地带中的,有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阵营中分裂的表现感到多么高兴,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想找到某种途径来同那些引起这种分裂的人接近的企图中看出来。中共领导人是否注意到,正是现在,当中国的宣传叫喊“革命”和“反



帝斗争”叫得最多的时候，这些大国的统治集团却特别愿意同北京发生更紧密的关系。正如美国官方人士的许多声明证实了的，连美国帝国主义者都确认，虽然中国宣传的调子是好战的，但是中国的行动却是“温和的”，因此，美国应当为同中国关系的可能改变“敞开大门”。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今天越来越清楚，中共首领们口头上的“左”的词句，只不过是掩盖他们在国际舞台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行动中所日益明显表现出来的大国主义意图和霸权主义罢了。同志们，我们愿意预先警告你们，你们走上的道路，是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命运，对中国人民革命成果的玩弄。

你们企图把对你们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和立场的批评说成是“反华运动”。你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在我们党的所有文件中都特别强调苏联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的最友好的感情，我们曾经给予、今后仍准备给予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全力援助。苏共中央并没有在本国人民中煽起对中国、对伟大的中国人民以及对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不信任和敌对感情。

正是因为我们珍惜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珍惜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珍惜整个世界解放运动的团结的利益，我们才不松懈地为同中共的关系正常化而努力，尽管中国领导日益公开地表示不愿意改善这种关系。我们之所以长期容忍和克制，是由于我们忠于列宁的国际主义原则，看到明天，并且相信这些原则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最终胜利。

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在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必要性方面的立场，认为这是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的可靠的和受过检验的方法。我们建议在短期内就在原则上商定：会议应该召开，不应该长期拖延，至于召开会议的具体日期以及会议的议程和成员，可在同兄弟党进一步协商的过程中商定。

苏共中央认为，在现阶段上，应该把主要力量集中到举行筹备会议上。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的建议：召开由二十六国党代表组成的筹备会议，这些党在一九六〇年已经被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批准为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并且代表着世界上一切主要地区的共产党人的利益。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议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就同兄弟党商定。

苏共中央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谈。这个问题可由苏共和中共随时协商解决。

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进行集体审议的方法，这是目前唯一正确的、为各国共产党所公认的方法。因此，任何一个党，如果它没有抛弃国际主义的话，都不得阻碍会议的召开，或独自专行地迫使别人接受自己的关于举行会议的条件。所有的党都是平等的，并且根据从宣言和声明中引申出来的民主原则共同解决涉及到我们整个运动的各种问题。

最后，苏共中央认为必须强调指出，苏联共产党将坚决地沿着它的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列宁主义方针前进，坚持不渝地执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中所体现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而临着一项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这就是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一起，对防止世界热核战争，对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担负着责任。我们在争取解决当代这些伟大任务的斗争中将不吝惜自己的力量。

我们也是从这些立场出发来对待克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加强其队伍的团结的。世界共产主义的利益对我们来说高于一切，我们在同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任何一个党的关系中都是遵循这种利益的。

苏共中央愿意希望，中共中央委员会将非常认真地对待这封信中提出的建议，再次权衡它所采取的立场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并且从自己方面采取不是旨在分裂而是旨在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的步骤。

致兄弟的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



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

彭 真

同志们，朋友们，

首先，我祝贺这次京剧改革的胜利，祝贺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的胜利。

现代戏有好多种，好莱坞演的也是“现代戏”，现代修正主义者演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也是“现代戏”。我们演的是革命的现代戏，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现代戏。

过去京剧的很多戏老是演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老爷太太、公子小姐等等，美化剥削阶级，丑化劳动人民，只是很少地演一点革命的现代戏。京剧过去长期基本上是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服务的。京剧改革，过去搞过多次，也有一部分戏是改得成功的。但是，像这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这样全面、系统、有丰富内容、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改革，还是第一次。这是京剧的革命。

现在，研究京剧要从两方面来看。从内容上讲，过去很多戏是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服务的，这类戏是占统治地位的，非改革不行。也有一小部分内容较好的历史剧和现代剧，要继续加工。从艺术形式上讲，京剧是一个历史比较久、艺术水准比较高、程式比较严格的剧种，改起来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改革好了，又是很有前途的。现在这么多同志、朋友下决心来改革它，来革命，革命的结果获得了伟大的成就，可以判断这个革命是胜利的。把京剧这个过去基本上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服务的艺术，改革成为一个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艺术，这是文艺界的一件大事情，是一场大革命。这个革命，现在已经取得初步胜利。我们祝贺这次改革的胜利，并且向诸位表示深切的感谢。

今后的问题是：如何把京剧革命坚持到底，如何把京剧改革好。

在京剧应不应该改革和怎样系统地、全面地把京剧改革好的问题上，还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绝大多数的意见是善意的，是建设性的。也有一小部分意见是根本不赞成改革的。他

* 这篇文章是根据彭真同志的讲话记录稿整理而成的。



們說：“這叫什麼京戲？水袖沒有了，髻口也沒有了，這簡直是胡鬧。”所以，問題還不少。同志們不要以為這樣一次觀摩演出，問題就都解決了，革命就完全成功了，沒有那回事。所以，對於一些問題，還是得讲讲，提出來商量商量。

第一個問題：京劇需不需要改革？怎樣改革？

一定要改革，非改革好不可。從五個方面來談談。

一、為社會主義服務，還是為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服務。 文藝要為政治服務，要為生產力的發展服務。現在我們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那末，我們的京劇，應該為誰服務呢？應該演什麼戲呢？是為社會主義服務，即演有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戲，還是演有利於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戲？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問題很清楚，如果不是想要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復辟，或者對它們留戀，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怎麼能老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等這些剝削階級代表人物的戲呢？皇帝佬是什麼？皇帝佬就是地主階級的代表，地主頭子。皇后是什麼？就是地主婆頭子。當然，過去京劇里也演一點勞動人民，但是大部分是被歪曲、被丑化了。在我們社会主义社会里，怎麼能夠允許京劇這麼一種重要的劇種，藝術水準比較高的一種劇種，我們藝術上一項重要的遺產，老這樣帝王將相的演下去？繼續演那些不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東西？那不行。那樣，客觀上就是幫助封建勢力進行封建主義復辟活動，幫助資本主義勢力進行資本主義復辟活動。所以，京劇非改不行。京劇要就是滅亡，要就是主要演工農兵，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兩條道路選一條，沒有第三條道路。

二、為多數人服務，還是為少數人服務。 京劇是為工農兵（包括革命的知識分子）服務，還是為舊社會的“遺老”、“遺少”服務，為地富反壞右服務？是為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人服務，還是為百分之几的人服務？是為六億几千萬人服務，還是為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几的几百萬、几千萬人服務？過去，統治舞台的總是那百分之几的人。現在，我們國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樣的國家里，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社會主義國家的文藝工作者，京劇藝術戰綫上的戰士，究竟站在哪一邊？是站在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這一邊，站在工農兵這一邊，也就是站在社會主義這一邊，還是站在我們的敵人地富反壞右那一邊？我看在座的人中間想站在那一邊的人，不能說絕對沒有，但是絕大多數人總是不願意站在地富反壞右那一邊的。

工農兵群眾，特別是廣大青年對京劇老演帝王將相而不演革命的現代戲很不滿意，早已表示了態度。表示的方法很簡單，就是不買你的票。舊京劇的上座率不如若干地方劇種，就



是因为这些剧种演了革命的现代戏。那些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旧京剧剧场，经常是冷清清的。京剧的艺术水准不是比较高吗？不是有些全国闻名的演员吗？不是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吗？但是，卖票却卖不过有些地方戏。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群众用他们的行动告诉我们：京剧非改革不可，不改革我就不看了。那么多群众不看，那么多青年不看，只有少数五、六十岁的人和一些京戏迷去看，照这样下去，京剧二十年不亡，四十年会亡；四十年不亡，六十年也要亡个差不多。工农群众、青年都表示态度了，你还不改，老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不是让京剧坐以待毙么？再说，我们的戏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可是人民群众又不看，不改还等什么呀？我看非改不可，不改就没有出路。

三、演死人还是演活人。京剧演活人少，并且有那么一种理论：京剧演活人演不像，或者说很不容易像；演死人，时代离现在越远，就越演得像。这很奇怪。演《霸王别姬》，你见过霸王，还是见过虞姬？你怎么知道像呀？说演古人那么像，横直你也没有见过，我们也没有见过，你说像就算像吧！为什么一定要说京剧演工农兵就不能演得像呢？演现代人至少有个模子，工人、农民、战士，就是个模型，哪里不像再去看看、学学，总有像的可能。说京剧演活人不像，只有演死人才像，这种反对京剧改革的理由，是站不住的。

六亿几千万工农群众（包括革命的士兵，即拿枪的工农）的伟大革命斗争，这么空前伟大的革命运动，这么雄伟的建设事业，还不值得我们表演？就是那么几个死人值得我们表演？这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么多的英雄人物，你不去演，老演封建主义的死人。难道我们的革命英雄人物，英勇的革命群众，值不得我们反映？值不得描写？值不得写在笔下？值不得搬上舞台？值不得谱入音乐？值不得画入图画？对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感兴趣，可是，对那么几个谁都没有见过的已经死去很久的古人，——地主头子、地主婆头子，或者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才子佳人”，倒是那么有兴趣，这岂不是怪事？其实也不怪，这里边牵涉到一个为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服务，还是为百分之几的人服务的问题，也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还是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服务的问题。现在，想搞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复辟的人确实也有，但毕竟是少数。在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提倡为封建主义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会马上遭到人民群众的严厉打击，不见得有多少人有那么大的胆量。于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变一个相，专演古人。也有从事过话剧的个别入这样说：你看，我演的虽然是资产阶级，可是那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死资产阶级；我演的虽然是封建主义的人物，可是那是死了很久的封建主义人物。有极少数人企图用这样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来腐蚀我们人民的精神，毒化我们的青年。客观上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当然，演这类戏的绝大多数人是不自觉的，因为原来在科班或者跟老师学戏的时候，就是学的这些戏，现在纵然心里不想演，又不会演别的。至于极少数人，你说他一点不自觉，我怀



疑。如果他不自觉，为什么对京剧改革那么仇视？咱们不是有个歌子叫《社会主义好》吗？他说不是，他说是“封建主义好”、“资本主义好”。他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你看舞台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多好啊！他是要唱那个歌子的。所以，演死人、演活人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死人、活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是个反映阶级性、反映政治方向、反映道路的问题。这话说得不对吗？有些人喜欢多演洋人、古人的戏，列宁是洋人、古人，为什么关于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戏，还有其他一些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好的外国戏，演得也很少呢？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并不笼统地反对演历史剧。我们反对演死人，是反对演那种鼓吹封建主义、鼓吹资本主义、美化剥削阶级的死人。至于那些长劳动人民志气、灭剥削阶级威风、有利于人民事业、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革命、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剧，代表中国人民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戏，当然可以演。但是，问题是，重点应该放在演革命的现代戏上，放在演在斗争中的人民群众的活人，演在斗争中的无产阶级的活人上。前两年，我曾向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的同志们提过，你们拿百分之几的时间演死人、演洋人，百分之九十几的时间演中国的革命现代戏好不好？建议他们考虑一下。我不是说历史剧一概不能演，而是说重点要放在演活人，演工农兵，演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对敌斗争的现代戏上。

京剧界有人说，演革命的现代戏是一阵风。我们可以告诉他，这阵风很大，刮起来没有头。除非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现代修正主义者当家，这股风绝不会过去。京剧界的同志们、朋友们，我想你们最近可以把那些古人戏稍微拦一拦，集中精力突破现代戏这一关比较好。你们搞了那么多年，搞成习惯了，总觉得演那些戏顺手得很，一演现代戏就感觉手足无措，觉得困难得很。问题是还没有摸出一套，还不熟，熟了就好了。索性搞那么一段时期，把现代的革命戏演顺了手，那时，再同时演一部分古代人的戏也好。我看不这样搞一个时期，革命的现代戏巩固不了。

四、内容和形式问题。京剧的内容应该是革命的思想内容，前面已经讲过。但是，革命的内容应该和京剧独特的艺术风格统一起来。改革的困难也在这里。京剧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演古代有它的一套了，演现代的工农兵还没有形成一套。这次创造了一些，但还只是取得了初步经验，还需要继续总结经验，继续创造，继续改进。

革命的内容要和京剧的独特的艺术风格统一起来，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京剧的程式要不要改革？京剧的程式原来是演古人的，而现在主要是要演现代人，演工农兵，那么势必要有所改革。无论音乐、唱、念、做、打，都要改革。拒绝改革就不能很好地反映工农兵。

另一个问题是，对别的艺术的好的东西要不要吸收？京剧原来就是吸收别的剧种的好东西创造发展起来的。原来就是那么起家的，现在为什么连好的东西也不学习不吸收了呢？应该吸收。当然，吸收的结果，仍然应该保持一个统一的京剧艺术的风格。就是说京剧还是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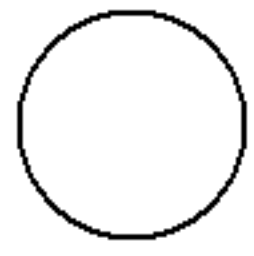
剧。不要搞成个“四不像”。譬如，人吃东西，只要有营养的，什么都可以吃，吃了以后，经过消化，变成自己的血液骨肉等。如果京剧改革的结果，爱好京剧的人都不喜欢了，那总不能說我們的改革是成功了。

五、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问题。所谓战略上藐视，就是我们坚信京剧一定能改革好，要藐视那些反对京剧改革的人。有些人不是反对京剧改革吗？这种人背对着社会主义，面向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他们是一定要失败的，群众就看不起他们，是完全对的。我们搞社会主义，他要搞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现在六亿多看戏的人喜欢看活人的戏，他却专爱演死人。他脱离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有什么了不起？

战术上，同志们可就不要马马虎虎，必须重视。从剧本、导演、演唱，以至于每一幕、每一场、每一个角色，就连每一句唱、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要十分重视。演工人就要像工人，演农民就要像农民，演兵就要像兵，演什么就要像什么。又要像京剧，又要演什么像什么，这就困难了，不重视就搞不好。京剧改革这么一个大的文化革命斗争，必须注意质量，不要粗制滥造。京剧改革不能像糖炒栗子，倒在锅里现炒现卖。也不能像吃爆肚，把羊肚往锅里一爆拿出来就吃。这件事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搞得尽善尽美的。就拿现存的一些传统戏来说，你晓得经过多少人的手，经过多少次改革，多少次加工。我们现在搞的是崭新的事业，是演工农兵。过去京剧舞台上不演他们，而现在我们要演他们并且要演好，会那么容易吗？所以，必须要重视。不要以为一下就能够改得那么合适。不可能。改得基本上好，就很好了。只要是革命的就好。至于内容上艺术上有些不够的地方，再继续不断地加工就是了。

在改革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不同的意见，不可能不发生争论。有不同意见，有争论，这是合理的。原来都是演古人的，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一改革，忽然一下子演革命的现代戏，什么意见都没有，那才奇怪哩。

有不同意见，有争论，怎么办？应该同志式地进行讨论研究，互相帮助把它搞好。不要因为革命的现代戏有那么一点毛病，就一脚把它踩死，一棒子把它打死。我们大家要爱护这朵新开的鲜艳的花。有争论不要紧，只要是真正赞成改革的，各种善意的意见，大家应当彼此倾听，共同讨论。有意见要当面说清楚，不要放冷箭。要养成这么一种作风。过去京剧界你一伙，我一伙，“班子气”、“行会气”是相当重的。这种恶习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现在一下子都搞光了？也不见得。你演一个戏，我背后拆你的台；我演一个戏，你背后拆我的台。反正各有各的一伙，就是不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大伙，更不用说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一大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快七亿人口了，在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大家搞一个大团结不好吗？有些人对这个大团结不过瘾，非要搞他的小团结才过瘾。我劝这些同志、朋友，



把圈子搞大一点。

这就是京剧要不要改和怎么样改的问题。我提出以上几点意见，请大家考虑。这是第一个问题。

二

第二个问题，要保证京剧改革好，有些什么事情必须要做？有些什么前提？

前提有两条：

一、京剧的作者、导演、演员必须深入工农兵，同工农兵打成一片，同工农兵建立血肉的联系。这就是说，京剧的改革也要执行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这样，才能有好作品，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才能演得好。你根本没有跟工农兵在一块生活过，不熟悉工农兵，就想在舞台上塑造他们的英雄形象，那怎么行？你光跟工农兵一块生活还不行，还要把工农兵中间的那些英雄人物的优点集中起来，在舞台上塑造出他们的典型形象。所以，京剧工作者一定要深入工农兵，要到工厂去，到生产队去，到连队去，和工农兵打成一片。有些同志，有些朋友，到工厂、生产队、连队里去了一个短短的时间就觉得收益不小，如果你搞上一年、两年或几年，收获岂不更大？首都作家、剧作者很多，可是出的剧本不多。为什么？主要的就是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机关里一蹲，不下工厂、生产队、连队，怎么会有好的作品？好作品怎么会多？当然不可能多。有些戏，角色表演得还不大像，导演得还不大像，主要是因为导演、演员没有跟工农兵在一块生活过，或者生活的時間很短。

要深入工农兵并不那么简单。短短地下去那么几天，作作客，比较容易，真正要跟工农兵打成一片，建立血肉联系可不容易。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是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跟工农兵一条心，跟无产阶级一条心，跟贫下中农一条心，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大家都必须甘当群众的小学生。不但你们，就是我们党的工作者，党的中央委员，如果下去，一开始就指手划脚，不是先当群众的小学生向大家请教，那么农民、工人也是有话不肯讲的。许多做党的工作的同志，虽然他们跟工农群众保持经常的联系，他们还是要尽可能地下去蹲点，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甘心当小学生，那么京剧工作者下乡，下工厂，下连队，不甘心当群众的小学生行吗？也要甘心当群众的小学生。当然，年老的、体弱的，不要勉强他们去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是有机会参观参观也好嘛。青年、壮年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和我们党的工作者一样，和其他方面的工作者一样，跟工农兵一起生活。

京剧改革要成功，这是一个前提。

二、京剧工作者思想要革命，就是要革命化，要无产阶级化。彻头彻尾、彻里彻外都一



致，这叫做“化”。必须要内心革命化。不但革命化那么一段段，要彻头彻尾都革命化。这可不容易呀！你演的是革命的现代戏，如果你的思想没有革命化，没有无产阶级化，怎么能编得好？怎么能导演得好？怎么能演得好？如果你的思想没有革命化，也不可能跟工农兵打成一片，建立血肉联系。你一脑袋封建地主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怎么能跟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呢？怎么能跟他们建立血肉联系呢？所以，要演革命的现代戏，首先思想必须革命化。要下决心改造和提高自己。只要下决心革命，就好办了。今天变一点，明天变一点，革命思想就越变越多，到时就会发生根本变化。这方面的一些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讲得很清楚。我建议同志们再去好好读一读这个讲话。

老实说，有一部分人现在是很矛盾的，身子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了，可是脑袋还留在封建主义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里。身体和脑袋处在两个地方，把脖子扯得那末长，你看难过不难过？吃的社会主义的饭，穿的社会主义的衣，一切生活都是社会主义供应，工农兵供应，可是就是不演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戏，思想还是封建主义的，或者资本主义的，所以矛盾得很。他自己这样也就算了，可是他还按照他的面貌，企图利用京剧来改造世界，反对我们演革命的现代戏。这就很不好了。怎么办？还是劝这样的人，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连脑袋一块进到社会主义社会来好。

毛泽东同志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要“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革命队伍”。为什么重新教育人呢？就是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重新组织什么样的革命队伍呢？重新组织社会主义的革命队伍。很多人过去对民主革命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得不够，甚至根本没有准备。我们过去也没有在全国系统地、全面地在一切方面进行过社会主义教育。现在，全国城乡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只要这样一直地抓下去，不但可以使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顺利地前进，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越搞越好，而且可以真正地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同志们！不要以为我们这里不会出修正主义。如果不好好抓阶级斗争，抓社会主义教育，也可能出修正主义。老实讲，文艺界的问题是相当多的，决不比其他方面少。所以，在文艺战线方面，要进行整风，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大家要好好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自己检查清理一下过去几年自己写了些什么作品，演了些什么戏，拍了些什么电影，唱了些什么歌子，奏了些什么音乐，画了些什么画，有哪些作品，哪些东西，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是带有资产阶级残余影响的，或者是封建主义的。发现错误、缺点，改掉就好了！文艺界都要这样做，京剧界也不例外。大家都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把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统统肃清掉。只要这样，我敢断定，京剧改革一定能够改革好，京剧一定有光辉的、伟大的前途。



越南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十年

· 朱 其 文 ·

从一九五四年七月日内瓦会议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达成协议以来，整整十年了。十年前，当越南国土上刚刚恢复和平的时候，呈现在越南人民面前的，是一幅经历了殖民主义者长期的侵略战争破坏的经济衰竭、疮痍满目的景象。当时，胡志明主席向越南人民发出了庄严的号召：“我们已胜利，但和平还没有巩固，统一、独立和民主还没有实现。因此，我们必须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以便达到上述目的。同时，我们要时刻警惕提防敌人破坏我们共同事业的阴谋”，“我们的工作虽然繁重和困难，但我们的力量是强大的，这是因为我们团结一致，因为我们有决心，因为世界进步人民支持我们，因此，我们一定胜利。”十年来，英雄的越南人民为实现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号召，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取得了光辉灿烂的伟大成就，使越南北方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和平恢复以后，越南民主共和国立即进行恢复国民经济的斗争。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年，越南人民医治了战争创伤，农业生产远远超过了战前的最高水平，工业生产接

近了法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水平。在此期间，也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土地改革，一千多万劳动农民分到了土地和耕牛。越南北方农民真正成为农村的主人，成为自己的生活的

主人。
当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于一九五七年年尾完成后，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以不断革命的精神领导越南北方人民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而斗争。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的三年中，越南北方一千一百万劳动农民自愿地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者基本上组织了起来；根据“使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对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同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不断地壮大并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占了绝对优势。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胜利，从根本上废除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的基础上，越南民主共和国从一九六一年开始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阶段。三年多来，越南北方人民在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光辉照耀下，根据正确的路线和快、猛、稳的方针建设社会主义，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



划（一九六一——一九六五）而奋斗，使越南北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农业方面，到一九六三年，越南北方已有百分之八十五点五一的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高级社占三分之一。从一九六一年以来的三年多时间内，越南北方建设了各种水利工程，使灌溉的土地达到二百四十三万四千五百公顷，开垦了三十万公顷以上的荒地，发展了各种肥料和改良农具的生产。国家加强了对农民的支援，努力增加合作社资金来源以建设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实现精耕细作，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尽管三年来风、水、旱灾害频繁，农业生产仍然全面、稳步地发展。与一九三九年比较，粮食产量增加了两倍多，畜牧业增加了将近一倍，经济作物总产值增加六倍。越南北方的农业正在迅速地发展着，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牢固基础。

在工业方面，越南北方的工厂企业，已经从一九五四年只有四十一个残破不堪的工厂增加到现在的一千个（其中有二百一十七个大工厂）。重工业部门的机器制造、电力、冶金、化工、采矿等各个重要生产单位也逐步建立起来，国内所需要的大部分消费品已能自己生产，根本改变了解放前连火柴、钮扣都要依赖进口的落后状态。到一九六二年，国营工业的产值占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九点四，国营运输量占总货运量的百分之七十八点二，国营贸易公司和供销合作社零售额占纯商业零售总额的百分之

八十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居于领导地位。

随着工农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同过去比较，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职工生活也逐步得到改善。在法国殖民主义统治时期，越南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是文盲，今天，在越南北方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已经能读会写。与和平恢复初期比较，普通学校学生增加了二倍半；大学生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增加了二十四倍。一些少数民族有了本民族的文字，大批少数民族的青年已经在大学毕业。医务工作取得了许多成就，控制了許多疫症和旧社会的流行疾病，增进了人民的健康。儿童日益获得周到的关怀。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愈来愈进步，具有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性的文学艺术日益蓬勃地发展。

越南民主共和国过去的十年，正如胡志明主席今年三月二十七日在越南第一次特别政治会议上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迈出了民族历史上空前的巨大步伐”，“是进行艰苦斗争和取得辉煌胜利的十年”。

* * *

越南劳动党和越南北方人民在建设中国一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革命精神。在和平恢复后，越南人民面对着一个饱经战争破坏，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怎样开始进行恢复和建设的步伐呢？是主要立足于自力更生，还是主要依赖外援？越南劳动党从越南的具体情况出发，具体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定地主张依靠广大群众，继承



过去在战争年代中越南人民依靠自力更生击败敌人的革命传统，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同时正确地运用兄弟国家的援助，大力推进北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早在和平恢复初期的一九五五年，胡志明主席在一次报告中就明确地指出：“像在抗战时期一样，我们当前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接受各兄弟国家的援助为辅。”

越南劳动党根据自力更生、依靠群众的原则，正确地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在国民经济中，工业占主导地位，农业是发展工业的基础。胡志明主席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在越南劳动党三届五中全会和七中全会上一再强调发展农业的重要性，指出“农业供给充分的粮食和原料来发展工业，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农业是个极其重要的工作。”一九六三年四月，越南劳动党三届八中全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中也指出：“必须进一步贯彻全面、猛、稳地发展农业的方针，集中力量努力使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有更好的转变，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村中农产品的消费数量，同时进一步增加为工业、出口等服务的农业商品数量，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更有利的基础。”这一决议同时指出，必须“使工业有新的发展，进一步促进农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更好地满足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需求。”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越南劳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安排了工农

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保证了工农业获得迅速的发展。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越南北方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以上，其中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九点八，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五点三，粮食产量(折合稻谷计算)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点五。这种速度在越南历史上是空前的。

越南北方人民在自力更生革命精神的鼓舞下，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建设自己的祖国，到处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热潮，在生产中发挥出了无穷的智慧和创造性，各行各业都出现了许多英雄模范事迹。如工业战线上的“沿海”机器厂和农业战线上的“大丰”农业社，成为全越南北方社会主义建设中自力更生的两面红旗，整个越南北方都在掀起“学沿海、赶沿海”，“学大丰、赶大丰”的群众运动。

由于越南北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了自力更生的方针，广泛地动员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大加快了越南北方的建设速度，锻炼了人民群众克服困难的意志和能力。越南北方人民从自己的经验中，愈来愈坚信党所提出的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引导人民彻底摆脱贫困落后实现繁荣富强的最正确最可靠的道路。

越南劳动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并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认为越南北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场为彻底解决谁战胜谁、消灭资本主义建成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尖锐和复杂的阶级斗争，在这个



斗争中，党为清除剥削阶级思想及其对社会生活和生产习惯的影响作斗争，同时，时刻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的阴谋提高警惕。越南劳动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干部和人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把提高人的政治觉悟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首要工作。胡志明主席曾经指出：“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有社会主义的人。……要想成为社会主义的人，就必须有社会主义精神，必须反对个人主义，必须有当家做主的思想”，他还强调在干部和群众中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应该使社会主义思想完全胜利，个人主义思想完全失败”。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在传达越南劳动党三届八中全会决议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争取社会主义取得完全胜利的斗争，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地、不懈地进行深刻的、彻底的思想工作，目的在于以坚定的革命立场武装全党和全体人民，加强无产阶级观点，进一步加强党和群众的革命组织的战斗力。”在这一讲话中，黎笋同志全面阐述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关心群众物质利益和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他强调指出：“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就不应该以物质利益、以享受来作为革命动机，用它来代替自己的理想。党员和劳动青年团员目前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透彻领悟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是，为全体人民创造温暖、幸福的生活，为建设一个富强的越南而奋斗，更加需要发挥战斗的先锋作用，发扬革命品质和革命道德，坚决不让个人打算的思想作祟，使我们的革命热情衰退，战斗意志低落。”

越南劳动党正是本着这种原则精神，不

断坚持和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去年十二月越南劳动党在三届九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了几项任务：（一）使干部和党员深刻认识和领会党的路线。（二）继续坚定干部和党员的无产阶级立场，肃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特别要反对个人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根子。（三）加强干部和党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和宗派主义思想。同时尽力健全支部，使支部日益成为党的坚固堡垒，成为经常对党员进行政治教育和培养共产党人道德品质的地方。（四）组织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时事，积极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在党内生活中，越南劳动党经常通过组织学习、整训、批评和自我批评，从实际斗争中和生产劳动中进行锻炼等，来提高党员思想和政治上的觉悟，向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观点进行斗争。在工农群众中，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通过各种组织形式，结合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经常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越南劳动党和政府也十分重视向广大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阶级教育，教育人们不要忘记对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的仇恨，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热爱社会主义，为北方的建设和支援南方而坚持革命斗争。目前，越南北方工业、国营经济各部门都热火朝天地准备开展“三立三反”（即提高责任感、改进管理、改进技术和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运动；在农村中开展“改进农业社管理，改进技术，全面、猛、稳地发展农业生产”的运动；最近，越南北方人民响应胡志明主席的号召，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一个人做两个人



工作”的运动。这些运动都是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群众运动。

越南劳动党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过程中，保持了党在过去长期的战争年代中所树立起来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革命传统和风尚，经常教育干部和党员保持革命者的本色。在和平恢复初期，当越南北方广大干部、军队人员深入农村进行土改和进驻接管城市的时候，胡志明主席就及时地向进行土改工作的干部指出，要不怕吃苦，不躲避最艰苦的任务，要“接近农民，了解农民的心理”，“老老实实地做到三同”；同时，也谆谆告诫进城市的干部认清长期为法国殖民主义者统治的城市的复杂情况，警惕那些“诱人的、使人腐化堕落的因素”，正确执行十项纪律。十年来，越南劳动党和政府经常在干部和人民中展开各种宣传运动，使干部和人民永远记住过去艰苦岁月的生活，记住祖国尚未统一，南方人民正在进行异常艰苦的斗争，教育广大干部和党员保持革命品质和艰苦朴素的思想作风和生活习俗。

越南北方的广大干部和党员，刻骨铭心地记取了党的这些有益教诲，在各项建设事业中和各个工作岗位上，十年如一日地保持了艰苦朴素、兢兢业业的革命风尚。从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政府的领导干部直到基层工作的干部和党员，在个人生活的衣、食、住、行方面都十分俭朴。为了加速国家内部资金的积累和集中资金、物力用于建设事业，对于一切非生产性的建设都力求从俭。广大干部还经常参加各种劳动和组织机关生产，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这些作法，博得了广

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拥护，密切了党和政府同广大群众的关系，使全北方人民同甘共苦团结一致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贡献力量。

* * *

十年来，越南北方人民，在面对着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破坏日内瓦协议、加紧侵略越南南方和对越南北方进行颠覆、破坏的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它所走过的道路，不是宁静和平坦的。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达成以后，越南民主共和国履行了有关规定，并为实现日内瓦协议关于保证越南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而奋斗。但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开始就疯狂地破坏日内瓦协议，阻挠越南的和平统一，对越南南方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和屠杀，并且悍然对越南南方人民发动了不宣而战的“特种战争”；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直以种种办法如派遣间谍、别动队和土匪潜入越南北方，同北方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尤其是那些披着宗教外衣和各种剥削阶级中的反动分子勾结，在北方进行破坏活动。美帝国主义企图把越南南方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变成美国侵略越南北方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基地，企图在越南北方恢复过去的殖民制度和封建制度。

由于自己的祖国还处于被人为地分裂、领土遭到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蹂躏和威胁，越南北方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同时，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支援苦难深重的南方同胞的爱国斗争。胡志明主席多次申明：“我国一天还未统一，我国全体同胞就必



須坚决斗争一天，以实现南北一家，建设一个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越南”。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明确地指出，现阶段的越南革命，负有两个互相密切联系、互相推动的战略任务：在北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促进南方的民族、人民民主革命，实现国家的统一；这两个任务是为了解决全国的总的矛盾——人民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间的矛盾，实现当前总的目标：和平统一祖国。

十年来，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维护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和争取和平统一祖国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它不断地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越南南方人民施行的残暴统治和战争罪行进行坚决的揭露和谴责。它热烈赞扬和高度评价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爱国武装斗争，称之为“祖国的铜墙铁壁”。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经常组织北方人民开展以支援“南方骨肉”同胞为内容的生产竞赛运动和各项政治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并经常教育北方人民提高警惕，保卫北方的建设事业，对入侵的美伪别动队进行了坚决的惩处，给予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阴谋以沉重的打击。

现在，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的南方人民的爱国武装斗争，越战越强，越战越胜。他们把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地、巧妙地结合起来，全民动员，军民合作，胜利地粉碎敌人的“扫荡”，不断地袭击敌人的据点，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六月底，南方军民进行了近六万四千次大小规模的战斗，使三十二万三千

多名敌军（其中包括二千二百八十一名美国侵略者）被消灭或丧失战斗力。越南南方人民的艰苦斗争已获得丰硕的果实，在全南方，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和四分之三的土地获得了解放，并且已有一百五十万公顷的耕地分给了农民。今年七月二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主席团就日内瓦协议十周年发表告人民书指出：越南南方人民的爱国战争，目前“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力量对比正日益朝着有利于我们而不利于敌人的方向发展。”告人民书又指出：“我国人民十年来在反对全世界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战争挑拨者的坚强不屈的斗争中取得的辉煌的胜利，有力地证明了时代的伟大真理。在当前的世界条件下，尽管是一个弱小的民族，但是当它们站起来，团结一致，并按照正确的路线来为独立和和平而奋斗的时候，它们就会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战胜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卖国走狗的强大的军队，击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的一切侵略阴谋，不管它们是老殖民主义还是新殖民主义。我们亲爱的南方定将获得解放，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定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越南南方人民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和削弱了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有力地鼓舞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特别是东南亚被压迫民族奋起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意志，为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伟大贡献。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其在越南南方的败局，曾不断更换走狗和侵略越南南方的美国军政人员，叫嚣要加强侵略战争。对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



出了严正的警告。最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公布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就十年来为执行日内瓦协议，争取和平统一越南而斗争的声明”，声明谴责了美帝国主义粗暴地破坏一九五四年签订的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的严重罪行，指出美帝国主义极力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企图长期分割越南，把越南南方变为美国的新殖民地军事基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正在加强挑畔和破坏，威胁要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把战争扩大到北方”的阴谋。声明严正指出，如果美国好战集团及其走狗敢于冒险侵犯越南北方，越南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坚决起来粉碎它们对越南北方的侵略，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击败它们。声明提出：“面临着当前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所造成的极其危险的局势，解决越南南方问题的唯一正确的办法是胡志明主席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曾经明确指出的以下三点：一、美国政府以及一九五四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参加国政府应当正确履行日内瓦协议，尊重越南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不干涉越南的内政。南越政权应当像越南民主共和国一样地严正履行日内瓦协议中关于军事方面的十分重要的条款，即：不同外国建立军事同盟，不准许外国在越南建立军事基地，不准许外国军事人员进入越南。二、美国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它对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必须撤出它在越南南方的军队和武器，让越南南方人民按照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纲领自行解决越南南方的事务。这个纲领包括越南南方人民关于民族民主和民生方面的权利的一切重大政策以及和平和中立的对外政

策。三、越南的和平统一问题是越南民族自己的事情。这个问题将根据越南祖国战线的纲领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纲领的精神加以解决。”与此同时，越南劳动党中央就日内瓦协议十周年发出指示，决定从七月十四日到七月二十日在越南北方各地举行反美斗争周，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斗争，粉碎美国扩大战争阴谋，号召越南北方人民努力建设和保卫北方，积极支援南方人民的解放斗争。

* * *

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和对外活动中，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政策。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在印度支那、东南亚有着重要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屹立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东南前哨，对于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势力以及维护东南亚和世界的和平，起着重大的作用。胡志明主席在越南首次特别政治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对外政策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加强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团结；坚决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斗争；实行不同政治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支持工人阶级和世界人民为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从这一正确的外交政策出发，坚持维护和实施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立场和政策，为维护印度支那和平而采取一系列



的正确措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的基础上，越南民主共和国同亚洲、非洲一系列民族主义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力量日益增强，国际威望日益增长。

越南劳动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中，强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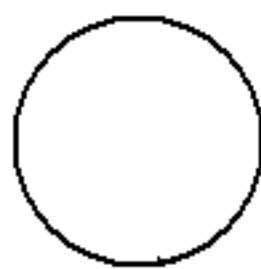
越南劳动党一贯坚决揭露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的叛徒面目，指出在“帝国主义者和它们的走狗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的勾当中，“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扮演了一个极其卑鄙的角色。”

越南劳动党三届九中全会的公报指出：“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正在进行着两条路线——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现代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尖锐斗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和进行的剧烈阶级斗争。这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密切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和世界工人阶级和人民为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而进行的革命斗争事业的前途。现代修正主义歪曲和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声明的革命原则；它们主张实行阶级妥协政策、同帝国主义无原则的合作政策，抹煞我、友、敌之间的界限，破坏工人阶级革命事业，分裂社会主义

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黎笋同志在越南劳动党三届九中全会上所作的《我党国际任务中的若干问题》讲话中，阐明了越南劳动党对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原则立场和主张。他指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是为了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为了大力推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是为了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保卫社会主义阵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是为了保卫我们的党，保卫我党和我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但如何才能有效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呢？如何才能使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致于削弱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呢？这就是要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进行的思想斗争，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事业的发展来击败现代修正主义。因为这个革命斗争事业的发展将会最有力地揭露现代修正主义的毫无根据的、反科学的和有害的论调，使这些论调破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特别是苏联和中国的团结，对于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具有重大的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相信，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历史的客观产物，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破坏的，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强大的生命力，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够摧毁的。因此，我党的态度是：第一，分清是非，揭露现代修正主义的观点；第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特别是苏联和中国的团结。”

黎笋同志在讲话中提出，越南劳动党为在国际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同时，也要十分注



意在越南劳动党内防止现代修正主义影响和侵蚀。他说：“我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还是长期、艰苦、复杂的。我党必须高度警惕。为了有效地抵制现代修正主义对我党的侵蚀，我们必须做到，无论情况发生什么变化，都不能使修正主义获得生长的土壤”。他强调指出，现代修正主义“是革命运动中的严重祸害，因为它一旦侵入我党内，就会腐蚀我党和我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它将变成敌对阶级的得力走卒和帝国主义的客观同盟军。我们不能不像仇恨帝国主义那样来仇恨现代修正主义”。

越南劳动党的这种对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坚定立场和正确主张，赢得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世界各国革命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

* * *

越南劳动党从它诞生以来的三十四年间，领导越南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武装斗争，取得了八月革命的历史性的光辉胜利。自一九五四年和平恢复以来，又领导越南北方人民在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劳动党，是一个久经革命斗争锻炼、富有革命斗争传统，一贯保持艰苦朴素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

良作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它不断引导越南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新的胜利。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英雄的越南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将会获得更加辉煌灿烂的成就。

中国人民由衷地钦佩越南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作风，热烈地欢呼越南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坚决支援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始终把兄弟的越南人民的反帝斗争和建设事业中的每一个胜利和成就，都看作是越南人民对中国人民的鼓舞和援助。长期以来，中越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风雨同舟，生死与共。我们中越两党、两国的这种亲密关系，正如胡志明主席所说的：“恩深，义重，情长”。也正如刘少奇主席所指出的：“我们两国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是经得起任何风暴的考验的。”我们坚信，今后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共同斗争中，中越两党和两国人民的这种战斗友谊，必将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

更 正

本刊今年第12期第6页倒数第6行“罗兰、霍尔斯特和亨里特”应为“亨里特·罗兰·霍尔斯特”；第21页左栏第8行“某些少数民族……”，“某些”二字应删去，特此更正。



培养接班人是革命事业的 千年万年大計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任务。这项工作做得好不好，关系着革命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命运。

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担负的革命和建设任务，是“任重而道远”的，必须作长远打算。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曾经用愚公移山的故事，来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决心。就是说，为了搬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共产党人准备像愚公那样，一代搬不完，下一代接着干。在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基本胜利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①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比民主革命更伟大、更艰巨、更复杂的任务，这就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在国际上，我们还要联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为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奋斗。这个任务，当然不是一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能完成的，它需要许多代人的相继努力，需要由革命化的年轻一代来接替。

从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来看，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就显得更加迫切，更加重要。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把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的蜕化变质上。谁能够说他们的这种想法一点根据也没有呢？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既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社会的发展，就不是只有一种可能性、一种前途，而是有两种可能性、两种前途。革命事业由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来接替，坚持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能够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进而实现共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5页。



产主义。如果让那些滿腦子剝削階級意識、修正主义思想、不革命和反对革命的人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領導权，或者由于我們不注意教育和培养，让那些受了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和侵蝕的年輕人來接班，那就会使革命半途而廢，使社会主义向資本主义“和平演变”，出現資本主义复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經有了这样的教訓。现代修正主义者竭力用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腐蝕年輕一代的革命意志，使他們成为只知道追求个人享受、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公子哥儿，小姐貴妇。这样的人，当然只会接剝削階級之班，而不可能接无产階級之班。

在我們国内，在各个領域中，都还存在着階級斗争，存在着被推翻了的反动階級阴谋复辟的活动，存在着新旧資產階級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猖狂进攻。他們同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一样，也千方百计地同我們无产階級爭夺年輕的一代，竭力要把年輕的一代拉到不革命和反对革命的道路上去。有些基层单位的領導权被篡夺，或者干部蜕化变质的事实告訴我們：一个单位的領導权如果不是掌握在无产階級革命家的手中，而是被新旧資產階級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所篡夺、所掌握，这个单位就势必要成为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出没猖獗之地，成为贪污盜窃、投机倒把、生活腐化等等丑事的藏污納垢之所。資本主义的泛濫，必然使社会主义經濟遭到破坏，必然使这些单位中一部分年輕人走上腐化墮落的邪路，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大的損失。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我們的严重警惕。

在我們国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領導。毛泽东同志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中国的实践經驗，并且研究了其他国家正面和反面的經驗，提出了关于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系統的理论和政策，坚持要在經濟战綫上、政治战綫上、思想战綫上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坚持巩固无产階級专政。这是我們能够防止資本主义复辟，使年輕一代永远革命、永不变质的最根本的保证。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为了保证我們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顏色，我們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綫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階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只有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断地做好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工作，使各地区、各部門所有单位的領導权，一代接一代地，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階級革命家手中，才能确有把握地杜絕修正主义的感染，使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永远不能得逞。

由此可知，培养无产階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一条重要經驗，是保证我們党和国家不改变顏色的一項帶根本性的革命措施。正如《关于赫魯曉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訓》一文中所指出的，“培养无产階級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問題，从根本上来說，就是老一代无产階級革命家所开創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



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正因为这样，对于我们革命者来说，重视还是不重视培养革命接班人，这是有没有政治远见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有没有阶级斗争观念和这种观念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有没有革命责任感和这种责任感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们高兴地看到，现在有好多基层单位的干部，由于他们具有政治远见和对革命的负责精神，已经认真地抓了培养革命接班人这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他们分析了情况，发现了问题，采取了办法，使党员和干部队伍增添了新血液，领导班子补充了生力军。例如：辽宁省盖平县太阳升公社何屯大队党支部，七名支部委员的平均年龄已有四十一岁。北京市怀柔县北宅公社一渡河生产大队，六十一名党员中，四十岁以上的有三十三名，占百分之五十七。鉴于这种情况，何屯大队党支部的同志们提出了再过十年、二十年怎么办，由谁来接班的问题；一渡河大队党支部提出了补充新血液，培养支部接班人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好，提得及时，并且具有普遍意义。

因为，像宇宙万物要新陈代谢一样，我们的革命队伍，也要由年轻的一代接替年长的一代，才能永远保持和提高战斗力，才能具有无限的生命力。革命者应该自觉地遵从这一自然规律，积极培养年轻一代中的优秀力量，使党员和干部的队伍、使领导力量不断补充新血液，新骨干。现在我们许多基层单位，也像何屯大队和一渡河大队一样，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已经是四十岁以上；党员的平均年龄，四十岁以上的，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当然，四十多岁，还是壮年，工作的潜力还很大。但是，从“再过十年、二十年怎么办？”来考虑，培养接班人、增添新血液，就是应当引起重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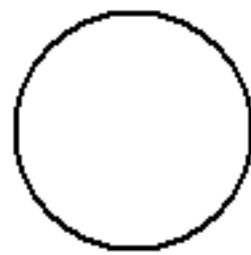
老一代的革命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为革命事业尽了自己的力量，受到群众的尊重。他们在过去极其艰苦困难的环境下，经受过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的锻炼和考验；他们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他们比较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比较懂得毛泽东思想，继承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们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老一代的干部一定要有“老当益壮”的精神，争取为人民多做工作。同时也要看到，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而革命的路程却极其长远，必须从长计议，把革命工作看作是长途的接力赛跑，准备把革命事业移交给年轻的一代。毛泽东同志曾对青年说：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归根結底是你們的。”^① 這句話，指明了年輕的一代負有掌握世界命運的光榮使命，同時也意味着老一代革命者負有培養新人的重大責任。老一代的幹部，要高瞻遠矚，多為革命事業的前途著想，為十年、二十年以後以至更遠的將來著想，把培養革命接班人的工作看作是自已義不容辭的責任。只有把艱巨的革命任務，把光榮的革命傳統，把豐富的革命經驗，及時地傳授給年輕的一代，親自幫助他們成長起來，看着他們高高地舉起了革命的紅旗，挑起了革命的重担，才算是盡了自己最後的責任。

我們不是常說，領導者要善於做人的工作嗎？做人的工作，主要是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調動廣大群眾的革命和建設的積極性，保證各項事業沿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軌道、按照黨的方針政策順利發展。在這項工作中，培養接班人的問題，應該占著重要的位置。毛澤東同志說，“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幹部。”“要作為一種任務，在全黨和全國發現許多新的幹部和領袖。”^② 只有不斷地從年輕一代中培養出大批優秀人材，加強和充實各個基層單位的領導力量，使它們真正成為健全的、精干的、富有革命朝氣和旺盛戰鬥力的司令部，才能持久不懈地調動廣大群眾的革命積極性，保證各項工作不只是在目前而且在將來都能順利發展。一個單位，如果其他工作都做了，而唯獨沒有做培養人材的工作，從目前來看工作取得了成績，但是從長遠來看，卻沒有可靠的年輕人來接班，那就是沒有做好人的工作，沒有做好黨的建設工作。

革命接班人的培養，不是幾天、幾個月就能做好的，需要長期的教育和鍛煉。因此，所有從事領導工作的同志，都應該嚴肅地考慮這樣一個問題：是在自己還能夠工作的时候，就及早著手培養、選拔後起之秀，看着、幫着、帶着他們成熟起來呢，還是等到自己年老體衰、失去工作能力之後，再“臨渴掘井”，從而冒後繼無人的危險呢？對革命事業有高度責任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應該採取前一種態度，反對後一種態度。在這方面，我們要向山西省絳縣南樊公社南柳生產大隊前任支部書記王長修同志學習。南柳大隊黨支部和王長修同志，早在土地改革結束後就著手培養支部的接班人。王長修同志說：“人還能沒有一死？可是革命不能斷了弦，村里工作總得有人管，要找人接班。”黨支部看准了貧農的兒子周明山，先送他去讀高小，又派他當民校教員，然後培養他入黨，讓他領導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經過長期的教育和鍛煉，周明山長大成人了，政治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大大提高了，成了一個優秀的革命接班人。一九五七年，他接任了支部書記的職務。到一九五九年，革命老前輩王長



① 《毛主席在蘇聯的言論》，人民日報出版社版，第14頁。

② 《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而鬥爭》。《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67、268頁。



修同志病故了，而南柳大队的革命事业，却仍然在蓬勃地向前发展。在党支部和周明山同志的领导下，南柳人民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根本改变了大队的落后面貌，使南柳成为全省由穷变富的一面红旗。山西省委在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曾经指出：王长修等同志，是摆脱了资产阶级名位观点的束缚，具有无产阶级远大政治眼光和共产主义高尚风格的人。他们早在土地改革实现之后，就着意物色、培养革命接班人。他们把未来的“帅才”，放到现实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中去锻炼。当看到接班人茁壮地成长起来，他们就满心欢喜地说，“你比我强，你来领导”，一片诚心地让出领导岗位，并且在让出领导岗位之后，他们又满腔热情地支持和帮助自己的接班人，坚决地服从领导，出色地完成党支部分配给自己的一切任务。

有一部分同志，他们对待革命接班人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恰恰和王长修等同志相反。他们还缺乏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缺乏共产主义的觉悟和风格，没有及早注意培养革命接班人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有些同志总觉得年轻人不太懂事，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帮助他们锻炼和成长。少数同志甚至还在单纯地论资格，排辈数，生怕后起的人顶替了他们的位子，因此，不关心年轻一代的成长，不愿意选拔和培养年轻有为的新生力量。这种只看目前不看长远，只考虑个人的得失，不以革命利益为重的态度，是极端有害的。这种态度如果不改变，将会严重地阻碍新生力量的成长，给革命事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不错，年轻干部总是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的。但是，他们的缺点是可以从教育中、从革命斗争的锻炼中逐渐克服的。同时，也要看到他们的长处，这就是他们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对于新鲜事物有敏锐的感觉，有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只要他们肯努力，肯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向老一代的革命者学习，就会很快地长进，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赶上老一代的干部。因此，对于年轻干部，决不能只看他们的短处，不看他们的长处；只看当前的现状，不看他们正在发展和进步。

“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如果这是说，青年人经验不足，锻炼不够，工作难免出点差错，因此需要多加关心，给予帮助，那是对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青年人靠不住”，不能把重担子托付给他们，把这句话作为轻视新生力量、阻碍他们成长的借口，那就完全错了。世界上没有天生的才干，任何高明的领导，都是从实践中学习、锻炼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说过：“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①不放手让青年人经受实际工作的锻炼，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他们就永远不能取得经验，就永远不会成熟。我们不应该用“办事不牢”这类泄气话增加他们的顾虑，而是应该切实帮助他们，使他们增强在实际工作中挑担子

^①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98页。



的勇气和信心。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地培养出成千上万的革命接班人。

为了把年轻一代培养成优秀的革命接班人，需要进行长期的阶级教育，使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同时，必须让他们长期在基层中、在群众中工作和锻炼。基层单位，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战斗阵地，它要同广大人民群众直接联系，接受群众的直接监督，是最能锻炼人、改造人的地方。老一代的干部，一般都是从长期的基层工作中、从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知识、经验和工作本领，主要是从基层工作中、从群众中学来的，他们的革命品质和优良作风，也主要是从实际斗争中，从同群众的紧密联系中，锻炼出来的。要使年轻一代更快地成长，成为优秀的革命接班人，必须使他们长期在基层中锻炼，在群众中扎根，去经风雨，见世面，受考验。这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最基本的道路。因此，应该注意在基层中培养和提拔年轻的干部，并从机关中定期地轮流地抽调年轻的干部到基层去锻炼。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一般都应该先到基层去经受斗争的锻炼，取得实际工作经验。当前城市和农村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所有的干部，都应该积极参加。没有经过阶级斗争锻炼的年轻同志，当然更不应该错过这一最好的锻炼机会。

有志于做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年轻同志，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参加基层工作的重要，自觉自愿地、意志坚强地、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基层单位中去，深入实际，同群众密切结合，积累实践经验，经历各种艰苦困难、特别是阶级斗争风浪的考验。温室里的花朵，往往经不起风吹雨打；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干部，也往往经不起大风大浪的考验。不下决心到基层中去工作和锻炼，要想成为优秀的革命接班人，那是不可能的。

在革命接班人的成长过程中，老一代革命者的耐心帮助和指导是不可少的。年轻一代应该自觉地主动地学习老一代革命者的长处，争取他们的帮助，把他们的指导看作是自己迅速成长和进步的有利条件。

培养革命接班人，是全党的共同任务，也是所有基层单位都要普遍重视的迫切任务。我们各个地区、各个战线、各个部门，都有成千上万的基层单位。党的政策，必须经过基层单位的宣传贯彻才能为群众所接受，变为群众的行动。基层单位的政治方向和工作效果如何，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基层单位，又是锻炼和培养干部的重要基地，党和国家的大批干部，要靠基层单位来造就和输送，要从经过长期实际工作锻炼和考验的优秀干部中来选拔。因此，培养革命接班人，必须面向基层。各级党委应当帮助和指导所属的基层单位，包括各人民公社、各生产大队，各工厂，各机关，各学校，把培养革命接班人，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及早把它列为重要的议事日程。



讀者
與
作者

农业向集約化方向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編者按：这里发表一封讀者来信，和作者給讀者的复信。今后，本刊准备陸續选登讀者、作者和編者之間的一些通信。

一、寇来义的来信

編輯同志并轉赵天福同志：

讀了《紅旗》杂志一九六四年二、三期合刊上赵天福同志的《論我国农业的集約經營問題》一文后，使我学得了一些知識。但是，有一个問題尚未弄清楚，請你們抽出時間給以解釋。

赵天福同志在闡明了什么是农业的集約經營以后，提出：“农业生产朝着集約化的方向发展，这是由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資料的特点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农业集約化发展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由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根据赵天福同志在文章中提供的一些材料和我个人的一些認識，我觉得农业生产朝着集約化的方向发展，只能是由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資料的特点决定的，它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客观規律。因为，不論在小农經濟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經濟的条件下，或在社会主义經濟的条件下，土地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資料的特点，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轉移地存在着。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如經濟、技术和文化条件等），对农业集約化只不过起影响或限制作用。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論》中說：“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在农业生产中，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資料，而这种生产資料作为一种自然体，是不能用人力增加的（即不能創造出新的土地来）。这样，一定限度的土地和人們日益增加的对农产品的需要之間，就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就决定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归根到底必須依靠集約化的方法。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資料的第二个特点是：它在合理使用的条件下，不仅不会变坏，不会磨損，而且会变得更好，生产能力更高，为依靠集約化的方法来实现农业生产的不断扩大和发展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这两条就是农业生产要朝着集約化方向发展的根本原因。

为了論证自己的論点，赵天福同志引用了列宁《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規律的新材料》一书中的一段話：“在理論上，把任何数量的資本投入任何数量的土地都是可以設想的，自然，‘这要取决于’現有的經濟条件、技术条件和文化条件等等，全部問題正在于这一个国家在这一个时期具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关于这一段話，我认为是这样的。赵天福同志的文章中已經說过，列宁“还把单位耕地面积上投放的劳动力数量、肥料、农具、机器和牲畜的价值作为反映农业集約化程度的指标”。因此，資本投放的多少，它只能反映出农业集約化的程度。列宁說的“全部問題”，也只能是集約化发展程度的“全部問題”，而不能是农业要朝集約化的方向发展的“全部問題”。“农业集約化发展的更重要的原因”，也不能是“取决于現有的經濟条件、技术条件和文化条件等等”，也不在于“在这一个时期具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

总之，應該說：农业生产朝着集約化的方向发展，是由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資料的特点决定的；它发展的程度，受着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影响。只有这样解释，赵天福同志所举的在小农經濟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經濟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經濟的条件下的一些例子，才能讲得通。

寇来义 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



二、趙天福的復信

《紅旗》編輯部轉寇來義同志：

來信提出的問題使對原文中的提法進行了很久的考慮。現在我覺得把社會發展的历史條件作為農業向集約化方向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還是正確的。

您提出的問題，我覺得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前提下的，即不論任何國家、任何地區，在任何技術、經濟和文化條件下，農業總是向着集約化的方向發展的。所不同者，只是集約化的程度。在這個前提下，自然也就要把社會历史條件排除於決定農業向集約化的方向發展的原因之外，而把農業向集體化方向發展的原因完全歸之於土地作為生產資料的特點。

我認為這個前提是有意義的。因為事實上並非任何國家、任何地區在任何條件下農業都是向集約化的方向發展的。例如當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在既定历史條件下，可以更加經濟有效地開墾時，它完全可能向擴大耕地面積的方向發展，而不向農業集約化的方向發展。這種情況在國內和國外都是曾經發生過的。毛澤東同志在解放戰爭時期論及農業生產要因地制宜時，就曾經指出在當時的條件下，某些地區應當以擴大耕地面積為主。如果把農業向集約化的方向發展的原因完全歸之於土地作為生產資料的特點，這種情況就是不可理解的，因為土地作為生產資料的特點，在任何地區、任何時候都是一樣的。

我的看法是：土地作為生產資料的特點，只是從土地的方面一般抽象地說明了農業向集約化的方向發展的原因。但是僅僅從土地的特點看來是可能和必要的事，並不一定就會在經濟上變為現實。例如說“土地有限”，但是如果社會經濟條件沒有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例如，沒有發展到像你所說的一定的限度的土地和人們日益增長的對農產品的需要之間發生了矛盾的時候，“土地有限”就沒有經濟上的意義，因而在經濟上就不會發生促使農業集約化的作用。又如說“土地的經濟肥力可以不斷提高”，但是如果社會經濟條件（包括技術、文化條件在內）沒有發展到一定程度，土地經濟肥力可以不斷提高的可能性也就不會成為現實的可能性。因此，社會經濟條件才真正是各個历史時期農業實際上向集約化方向發展的決定性原因。任何國家、任何地區，農業之所以向集約化方向發展，歸根到底都是取決於經濟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才說社會历史條件是農業集約化發展的更重要的原因。

既然如此，我們就不能說社會經濟條件只能影響集約化的程度或快慢，而應當說它決定農業是否實際向集約化的方向發展。

來信說，社會經濟條件只是農業集約化的外因，我認為這是由於把農業集約化當作一種自然現象，而沒有把它當作一種經濟現象。而實際上集約化正是一種經濟現象，因為集約化不只是由於自然界或一個國家的土地有限，而是由於在既定社會經濟條件下能夠被利用的土地有限（即能被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有限），同在這種社會經濟條件下所產生的需要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的。在這裡是否“有限”和是否“需要”都是由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決定的。人們不會根據自然界或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土地面積不能增加和土地的肥力能夠不斷提高就去從事集約化的實際活動，而只是當在經濟上可被利用的土地不能增加和在經濟上需要更多的農產品時才去這樣做的。經濟上的有限和經濟上的需要都是隨社會經濟條件而變化的，因而不能認為它是集約化發展的外因，而必須把它看作決定集約化的內因。

我的答復很不系統，可能解決不了您的問題，甚至還有錯誤，希望您能進一步提出問題討論，以便我們可以共同提高。

趙天福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